志遠齋史話

志遠齋史話一

歸安楊以貞

漢高祖奉太公置酒未央宮唐太宗亦奉高祖置酒未央宮是二君者似乎皆能以天下養矣然分我盃羹之言稱父臣虜之舉後儒不能原其情而寬其責故知事親者以義不以文

與虜和親非美事也然石晉父事契丹而興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或者以爲事値危難之秋不妨權宜而爲之不知君子寧全名而殉國不屈節以圖存

石厚附州吁石碏誅之郄超黨桓氏郄愔爲之僕固懷恩叛唐其母提刀而逐李日月降朱泚其母不哭其死

楊涉奉璽於梁其子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奈千載何李懷光將謀不軌其子璀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朱全忠將受唐禪其兄昱呵之曰朱三爾作得否褚淵諂齊高勸進其弟炤悄然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邪親如父母兄弟宜若可以少諱矣然猶不以私恩廢公義况其在天下後世乎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考亭綱目因之陳壽三國志以魏爲正統涑水通鑑因之後儒是是非非聚訟不休千百年來惟蕭山王穀滕論最爲平允其言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蓋臣子立意忠厚在在當

爲國君預留地步況成一代鉅製將以昭示來茲乎故歐公作五代史不爲韓瞠眼立傳遂使劉原父譏第二等文字今之讀史者須知古人作史之意

蔡中郎自謂惟談郭有道碑無愧色則其他可知矣班生之受金也陳壽之求米也挾其奇縱誕逸之才而爲褒貶過情之論有如魏收所云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清夜自思寧覺愧恧故當日獄中求成漢書王允謂不可使佞臣執筆或者以爲允過矣不知此正王允之深識

洪武三年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楊憲等請獻俘於廟太祖曰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獻

俘之事不忍加之乃封元皇孫爲崇禮侯案太祖之待亡元庶幾三代盛王之事以視宋弑零陵齊弑汝陰梁弑巴陵陳弑江陰隋弑介公則其仁暴不大有間乎

萬寶常聽太常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曰樂聲淫厲以哀天下不久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案齊之將亡作伴侶之曲陳之將亡有玉樹之歌其聲哀惻道路聞之率皆悲泣然則一樂也而治之隆替國之存亡繫焉矣

崔實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唐太宗引之以爲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劉先主周旋鄭盧間未聞論赦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有天下者其毋以赦爲寬大乎

東都事略范質字君素初事周世宗太祖卽位以爲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案唐人詩多少興亡事無如死最難以揚雄轍才千秋不免失身新莽以李陵氣蓋一世猶且屈節虜庭獨范質乎

陳執中初謚榮靈後更曰恭沈存中筆談稱曰以恭易榮靈乃是用唐許敬宗事適足以爲累耳案姦臣當國惟知竊弄威柄豈暇爲身後計乎然或至老病垂死憂謚傳難堪如賈公閭者更可歎也敬宗初謚繆後更曰恭

謝安石不遠奪幼度之香囊范希文不明斥達道之挾邪儒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而不可面數范謝得之

也然唐史稱劉子翼朋友有過常面責之當時李百藥有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之語據此則面數或亦無妨曰是不然效范謝不得猶不失爲謹厚之士效劉四不得則陷爲天下妄人矣

馬廖云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唐皇甫德參諫太宗曰俗好高髻宮中所化誠以國俗之奢儉無不視朝廷爲轉移故漢文惜露臺之費晉武以麻紖易絲紖宋高祖被服布素隋文帝唐文宗並服澣濯之衣宋太祖戒後宮衣錦繡明太祖詔乘輿服御無得飾金欲天下之胥歸於儉也必自一人始

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書人主終三年之喪者皆武魏孝文周高祖而已而遺詔短喪者乃在恭儉仁明之漢文帝於是議者紛起以爲此實仁明之累然攷之朱晦庵集雜著云五峰胡仁仲論短喪失不在文帝而在景帝胡氏讀史管見亦云遺詔短喪謂吏民非太子嗣君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爲君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嗚呼孝文盛德之主何至變壞禮法如此然非二胡之辨則亦安見短喪之失不在文帝而在景帝哉

熒澤之戰衛侯以不去其旗致敗桑落洲之戰何濟之以坐舫自表致敗赭圻之戰殷孝祖以鼓蓋自隨致敗

邙山之戰高敖曹以旗蓋臨陣致敗行軍表異兵家所忌然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狄青每戰必帶銅面具而晟青皆以勝王伯厚曰兵豈有定法哉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秦二世信任趙高遂成望夷之禍漢成帝信任王氏遂有新莽之僭蜀後主信任黃皓遂來陰平之寇梁武帝信任朱异遂取臺城之辱陳後主信任孔範遂召景陽宮之亂隋煬帝信任虞世基遂致彭城閣之變唐玄宗信任安祿山遂有蜀道之行宋神宗信任王安石遂釀靖康之難建文信任齊黃遂啟燕邸之釁自古國家敗亡未有不由於親用小人故遯卦曰君子以遠小人不

惡而嚴師卦曰王格有家小人勿用
以金錢愧張武而武爲廉吏以絹愧長孫順德而順德
爲循良盛德之君以賞爲罰眞化貪之善法也
周亞夫軍中不得馳驅文帝曰眞將軍也段之玄晷夜
不奉詔太宗曰眞將軍也自古有神明不世出之君而
後有剛勇不可撓之將
漢高祖旣命酈生說齊矣而淮陰侯復破齊唐太宗旣
命唐儉慰撫突厥矣而李衛公復破突厥或者以爲非
信也不知舉大事者不拘小信
魏元忠自端州召還惟安拱默元稹自江陵貶後忽附
宦官由其學養淺也故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間根本微

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輿論不可拂爲其至公也然孔子治魯子產治鄭民皆始毁終譽故魏文侯匿謗書樂羊成中山之功魏襄王信史起鄴令成鄴水之功人主惟不惑於人乃能用人

劉孝標錦被之疏薛道衡泥燕之詠王胄庭草之句皆以自露見忌王僧虔以拙筆作書鮑昭以鄙言成文皆以自晦見容故君子寧下人毋上人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漢光武躬親庶務魏明帝按行文書唐玄宗親預銓選以人主而好治臣下之事是與驥俱走也

蘇卿衣錦而歸家人榮之以其貴也其初裘敝而返家

人辱之以其賤也不知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不在時之窮達

法已成之法而不能法其所以爲法此王莽法井田安石法周禮所以取怨於民也故荀勗曰有治人無治法

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一人愛之者用天下人愛之者安開元相九齡所以治也用一人愛之者危此天寶相林甫所以危也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張湯無節不爲鄉里所稱然信封侯湯入相少年闒落自喜者可不勉哉

王師旦不取張昌齡裴行儉不取王子安士之悅春華而遺秋實者可以猛省

紹興南都海內望中興焉然汪藻譽邦昌而汪黃毀宗澤張臬毀秦檜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而徐鼒貶張俊是非倒置如此宜中原之終淪左衽矣

淮蔡平而用鎛异潞澤定而慭歸眞范文子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牟祜對晉武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蓋人主中材多而上哲少也

韓魏公與歐公論濮詞終身不合溫公與范景仁論樂律辯駁千言蘇曾爲歐公門人論河圖洛書子瞻以爲不可誣子固謂非其耳目所習見陸九淵與朱子論無極而有太極則貽書往來辨論不置古人之辨義也甚於今人之爭利

黃覇於獄中受尚書崔瑗於獄中問禮楊溥於獄中讀史趙岐於避難注孟子李泰發於貶謫著易說古人於顚沛患難之中不肯舍其所學如此世之優遊坐廢者盍少奮哉

魏爲曹參之後見三國魏志　南齊爲蕭何之後見南齊書　隋爲楊震之後見隋紀　宋爲趙廣漢之後見閑見後錄　有功德於天下者子孫必蒙其福

春秋繁露實性曰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韓退之送文暢序云民之初生若禽獸然今安居暇食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賜之也案魯論一書曰教不能曰教之曰教民曰有教無類聖人之於民不忍不教

如此無非欲其復於善而別於禽獸耳

帝后濁亂朝綱莫如漢呂氏晉賈氏唐武氏然攷其所以生皆非無因也呂公術士性假詐賈充姦臣性殘忍武士彠庸吏性貪鄙皆積其背陰沴陽之氣而造國家之禍種特亦有不可解者新莽篡漢一賊也而其女羞恚自殺隋文篡周亦一賊也而其女憤惋不平豈事之偶然耶

晉武之於衷宋文之於劭明祖之於允炆皆知其不堪負荷不能即廢卒致骨肉相殘爲智士笑故鬻隅子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

楚子常索賄於唐子晉荀寅求貨於蔡侯風俗貪鄙自

春秋時已然厥後尉繚子之賂豪臣范雎之散合縱王翦之間趙王田單之屬郭開皆以重金啗之故六韜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其術亦屢試屢中

霍博陸驂乘之意過嚴周條侯鞅鞅之態未化卒啟宣帝之疑而皆不免於禍若孔文舉禰正平當曹瞞得志之日而樹矯矯之節爲激切嫉俗之談雖欲求免得乎种明逸晚年畏譏常夷甫晚年悔仕見老學庵筆記可爲輕出者戒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時謂之韓門弟子見李氏國史補今人有爲後進求科第鮮不指斥隨之矣豈風俗勝於昔乎

李固鼎角班超虎頭王敬則紫胞歐陽修白耳相貫矣果以貴顯然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而亦以貴顯相之不足盡信如此

陶威公一生忠勤蘇峻之亂遷延而不進討後儒惜之李臨淮一代元勳勤王之詔疑懼而不赴援士論貶之夫事君不顧大義惟擇利害而爲之豈非不學之故歟

于禁不死龎德之敗文帝令謁高陵時懸象以愧之甄濟不受祿山之封肅宗令受賊爵者列拜以愧之卒之于禁死而列拜者不死唐人之廉恥於是不及魏遠矣

魏昭爲郭泰作粥荀爽爲李膺御車殷鬭黃穆爲范滂應對漢季尊師重儒之風何其盛也降及後世若游定

夫楊中立之侍立程門門外雪深三尺謝顯道願執弟子禮至背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而謝亦安之若素明季陳繼儒肩輿答黃黎洲門人徒步相隨天寒涕出藍田玉以袍袖拭之（見黃黎洲思舊錄）以視七十子之侍杏壇其心悅誠服當不過是

國步艱難之會苟有一人首倡忠義則人人無不激發如燕人伐齊七十二城皆爲燕有一王蠋義不降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新莽篡漢舉天下和之一翟義起兵討莽然後三輔起兵應之安史犯闕二十四郡無一全者一顏眞卿首倡興復然後諸郡望風響應忠義之在人心猶日月之常昭宇宙也雖有時蔽於浮雲而其不

可終微者自在耳

凝碧池之宴雷海青不肯奏樂黨人碑之刊安民不肯識名一樂工一石工乃能自拔於流俗之外

何進詔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殲宦官夷小人之黨而借其力適啟小人之亂唐用回紇以擊祿山宋和女眞以滅契丹消夷狄之患而資其勇反罹夷狄之害故君子之相與也惟其類也不類則不與圖事

蘇良嗣之怒批僧懷義宋璟之欲斬張昌宗皆凜凜有大臣風以視孔光之拜董賢何啻芝蘭之於蕭艾然開蘇宋之先者則申屠嘉之辱鄧通也

呂后結劉章以婚姻武后殺唐子孫殆盡其厚宗室者

非有德於宗室也其屠宗室者非有怨於宗室也呂成公大事記曰高后欲王諸呂故諸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可謂直抉其隱

漢高昧君臣之義則有新城三老以告之武帝忘父子之恩則有壺關三老以悟之王尊蒙被劾之誣則有湖三老以辨之漢世代有賢臣而關係重大之事均有賴於三老孰謂野人可忽哉

事有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者往往功成於彼而禍兆於此如張良請封信越以分地所以助帝滅楚也而殺信越卽於此兆之召四皓以輔太子所以護惠帝也而殺戚夫人卽於此兆之請封雍齒所以安一時之反側

也而啟帝疑心叛者九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即於此

兆之詩外傳曰福爲禍本利爲害先不其然與

李林甫無怨不報王安石狷狹少容國家受其禍狄仁傑不欲知譖人之名呂蒙正不願問譏者之姓國家蒙其福故人君未論相先觀量

趙涉以計說條侯而田伯祿之計適仵於涉唐太宗以策料高麗而對盧之策適合於太宗運籌決勝之士何地無之故君子之對敵也不愚敵愚敵者必爲敵所乘

漢武帝用公羊九世復讐之說而窮征伐唐太宗用周官唯王不會之說而縱太子王安石用周禮國服取息之說而行新法卒皆取譏史筆豈聖經之不可用耶不

善用之則不如不用

苻堅不聽劉后而敗宸濠不聽婁妃而亡三代而下婦人爲厲階者衆矣而此獨不然故君子之聽言也未嘗擇人其納言也亦未嘗不審其是

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此齊邱子之言也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此李元衡之言也夫儉美德也乃世人好儉率近於吝推原其故非不能儉實不知儉也蓋嗇於已不嗇於人之謂儉嗇於人不嗇於己之謂吝嗇於己并嗇於人之謂慝儉者君子之行吝與慝小人之事毫釐千里好儉者不可

不察

王文正旦局量寬厚未嘗見怒容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問何以不食曰我偶不喜羹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不喜飯可具粥來其子弟或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見筆談） 案文正之量亦所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故雖强毅如寇公且爲其所包容今之猖狹少容者正可以此作韋絃之佩

王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謂人苟知心雖胡亦樂從也案聞見錄載瀘南有秦吉
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五十千買之其人告以貧
苦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而死以
此言之荆公之立志尙不如秦吉了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
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
此安得不亂言未竟閽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
呵閽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
饌又令秣馬飯僕及入內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學院中
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紬千匹見補賄之得

力如此故如杜預之賢在鎮時猶數饋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恐爲禍不求益也馬伏波亦言吾畏長者家兒顧不能預爲之所一旦搆讒竟鮮排解然貨財致譽志士所羞且見忌於小人未必不深契於君子若求合之則如君子之指斥何得失瞭然無待審量如裴氏所爲其俄頃之間忽怒忽喜尤小人之鄙陋不堪者也以其情狀如繪錄之可供一噱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涸三泉上崇山墳以石槨爲遊觀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棺槨之麗振古未有一旦項籍兵至發掘殆盡後世於營葬每援送死可以當大事之說以爲非厚不足盡人

子之心於是畫匠鳩工不嫌其煩刻鏤雕文徒形其僭即有從而告之曰此慢藏誨盜也而彼不悟焉昔孔子葬母於防稱古者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乃爲四尺之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昔者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而已季子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今人有似季子之所爲鮮不以爲簡略矣然而孔子以爲合禮蓋禮固甯儉毋奢也劉子政曰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壟彌高發掘必速世之營葬者其毋以劉氏之說為鑒乎

宋孝祖壞高祖所居陰室見有土障葛燈籠麻繩拂歎事乃愀然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祖宗有儉德而鄙薄之誠不可以為子矣我元英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群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以斯較彼豈直祥麟腐鼠之別

漢書載交阯太守贓物傳入大司農帝命頒賜群臣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曰贓物也不知物在交阯太守為贓自天子頒之則無所謂

贓也今有貪墨發覺所有沒入庫藏而朝廷給俸卽取於庫能辨其爲贓餞而不受乎要之不受君賜者必有重於所受也如唐高宗以立后賜無忌金繒宋眞宗以天書賜王旦美珠苟以意之不受處無忌旦之時則庶乎可貰矣

志遠齋史話一終

志遠齋史話二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權術出於道義是聖賢作用道義出於權術是姦雄作用聖賢無權術不能爲聖賢姦雄無道義不能爲姦雄如公山弗擾佛肸亂臣賊子也春秋之例在所必誅一旦夫子聞召慨然欲往及仲氏援理陳說猶復一則曰吾爲東周一則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他人出之鮮不曰飾非拒諫矣顧攷夫子生平亦無仕公山佛肸事則當日欲往之意何其遽告仲氏之詞何其決邪曰此聖人之權也大抵桀驁之徒聞與順之言則喜聞忤逆之言則怒怒則雖赴召不能免禍韋祖思之於夏王勃勃

是也喜則雖不赴召足以保身管幼安之於曹操是也夫子於此蓋籌之熟矣卒之公山佛肸亦不聞禍及尼山豈非權術足以避之乎道義出於權術者王莽謙恭下士曹操讓還三縣此類皆是以揚雄荀彧之通識不免覥顏事之豈非智不及此哉今人論聖賢以爲斷無權術論姦雄以爲斷無道義不知權術者聖賢以之濟其窮也道義者姦雄以之掩其迹也能辨尋常之所不辨然後可以觀人

張奐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羌酋感服威化大行乃王佖之鎭靈武也盛納吐蕃賂遺使成浮橋而朔方之患終不可禦邊城之安危繫於

邊帥之貪廉如此故太公對武王曰將有三曰禮將曰力將曰止欲將止欲者廉而不貪之謂也街亭之敗罪在馬謖而武侯請自貶其秩東關之敗罪在毋丘儉王昶并州之敗罪在陳泰而司馬氏皆引爲已過宜祿之敗罪在渾瑊而郭令公自任其失君子之於已也不少恕故能立已之勳名其於人也不苛責故能得人之死力

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則斥去矣盧杞謂關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邪張延賞謂柳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致矣姦臣欲愚弄其君必先壅塞其耳目故縱

有崖然自異而欲有所論說者亦惕於勢而不敢不噤其口然則一姦臣得志而舉朝鮮有不爲所制者

唐書王君操報父讎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詔原之張瑝張琇報父讎殺御史楊汪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據法置之死梁悅報父讎殺秦果憲宗宥之流於循州夫父讎不共戴天禮經之義也知此者爲孝子不知者爲罪人國有孝子國之瑞也不旌其節猶當憫其情奈何以展轉相讎何有限極而竟置之於死乎（展轉相讎何有限極林甫語）

隱美名也然不必齊盲泉石偃仰山林始謂之眞隱也如唐暢爲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此亦隱也王

瓚之歷官尚書未嘗謁一朝貴人稱朝隱此亦隱也否則爲賣藥之韓伯休織簾之沈驎士自食其力與世無爭亦不得不謂之隱者也後人徒慕其名往往借空山片石傲薄王侯棄家室滅禮教狂放自喜使天下而盡如斯人則名義可捐綱常可廢豈猶復成冠裳之域乎昔人謂儒而不能踐其實即是異端彼隱而若是殆其尤歟而踵其流者或本無高才碩學足以動世特假此以爲仕宦之捷徑如周彥倫之北山盧藏用之終南山更可笑也晁文光公曰始知眞隱不在山林韓偓詩云時人未會嚴陵旨不釣鱸魚只釣名昔桓元使皇甫希之爲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若周盧輩者正可謂之僞隱

郭崇韜以汾陽王爲遠祖狄靑不以梁公爲同宗小人自恥微賤冀自附名公之後以掩其恥不知欲掩其恥乃深可恥也君子自貴勳名不必藉同姓之榮以益其貴究之不欲益其貴乃愈可貴也

轉移風俗不限方隅惟視主持之人何如耳如福州蠻服也被李椅常袞之化其每歲貢士等於內州淮西中土也染李希烈吳少誠之虐其風俗獷悍過於夷貊

唐李祐甫多薦親故以親故知之素也論者乃謂必若是而後薦拔無乃太隘不知孔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知固有限也與其廣收而近於濫毋寧隘取而稱其選自昔祁奚薦祁午謝安薦謝元曹彬薦曹瑋呂蒙正薦

呂夷簡皆以內舉不避親傳爲盛事不然天下之人材衆矣何不一一薦之而必出於子姪哉亦曰有知有不知耳

諸葛亮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祖逖江中誓曰不淸中原有如此江裴度請討淮西曰誓不與賊俱生三子者同一誓也然度成功而亮逖敗亡宋聯庵曰人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勳名事業誠不可僥倖矣然或以成敗論之則豪傑有不如一夫者

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戰勝以喪禮處之後人不曉其義徒肆殺戮若白起之坑趙卒李廣之殺降兵皆輸之

屬江州其視民命豈直草芥而已然天道好還理無不復趙叟於杜郵廣終身不侯子爲虜翰身没未久子孫流爲乞丐後之爲將者覽此亦可少戒

謝安以弈棊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折契丹傾國入寇之師或者以矯情鎮物目之然非深識國勢洞燭敵情亦不能坦然若是明夏原吉有曰處大事當如小事處有事當如無事若先自張皇事何由濟謝寇二公蓋得處事之方矣

呂蒙正能太宗意其日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昌言能太宗意其涕泣鐵若水稱無之向蹲中除僕射賓宗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無之以

此見宋初士大夫多苟賤故敢輕人主如此然非宋無禮義之防也承五代之後而其毀節滅義之風未盡革也

漢世酷吏如郅都之流不過爲治尚嚴務使盜賊屏息夷狄畏服未嘗輕戕民命也至甯成趙禹稍稍效尤遂流險刻其後張湯定律令而王溫舒尹齊之徒遂相率皆務於酷其端自都開之也班氏酷吏傳以都爲首豈無故歟然唐世酷吏若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諂附賊后屠戮忠良其深文周内之巧羅織煅煉之工雖老奸巨猾鮮有得脫較之漢之酷吏猶爲彼善於此所以然者天地轉移之氣旣愈趨而愈下而生人心術之壞乃愈

出而愈奇殆亦運會使然歟

史記謂武王克商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旂此馬遷輕信汲冢書故有是說也而司馬通鑑因之謬益甚矣方正學辯之曰武王與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使紂悔過武王必不興兵即紂已死武王必不踴而哭以禮葬之安有如史遷所言哉賈子曰紂死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說近是然就使管蔡相殷一節觀之武王待其後人猶如此而謂果有懸旂之事乎則不待證諸後儒之說而其謬亦見矣

程子謂張良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楊龜山是之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良不能及則非儒者明甚廬陵羅大

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蚤年頗似荆軻晩歳頗似魯仲連數語足以息論者之紛

漢文帝欲誅犯蹕者張釋之諫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唐太宗欲誅詐冒資蔭者戴胄諫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楊龜山邱瓊山皆以開人主妄殺之端責之不知二子之諫特故作已往難追之詞緊其當時可從之意乃一時之隨機善變也當取其智之捷不當求其語之疵

唐太宗以弓示弓工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此以弓諫也與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同意

桓玄篡立王謐授璽劉裕受禪謝澹持册放謐爲導之

孫濬爲玄之孫嗣守之難如此朱晦庵爲武侯作末略載瞻及子尙死節以見武侯之子若孫皆能見危授命因歎嗣守之不易得者乃張南軒不以爲然謂瞻任兼將相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危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是論也確則確矣毋乃刻乎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有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君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見汲冢周書案漢丁喪亂之後不數十年而致殷富閒遇天飢可以無患攷之節儉非無自也農者

天下之本一言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昭烈入蜀倥傯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世重農如此曾何飢荒之足患哉

李文靖語王旦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聲色狗馬而土木禱祠之事作矣又陳晉公不對錢穀之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厥後景德祥符間丁謂上會計錄於前而東封西祀之事起林特上會計錄於後而天書符瑞之說興然後歎陳李二公之爲慮遠矣

漢曹參飲酒不治事後世譽其能唐盧懷愼伴食中書省後世訾其無能然以愚攷之懷愼能參無能參相權體之君當時制度大抵襲秦蕭何佐高祖定天下戰爭甫息未遑革正參繼何爲相海內雍熙此時正當擇其善者守之不善者變之庶幾三代盛王之治晦而復明而參乃日飲醇酒託爲清淨無爲之政非無能而何懷愼與姚崇同時爲相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愼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崇之能卽懷愼之能也且謂之伴食必其依阿無恥儃祿苟安則可懷愼身居相位孜孜國體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憸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慮豈

區區材智之士所能擬其一二哉則不謂之能不可也而世之尙論者輒軒曹而輊盧遂使充位者獲美譽譏能者冒惡名豈不悲哉

趙蓋韓楊之死世皆病宣帝善殺賢能然以愚攷之非宣帝殺之也趙廣漢殺男子榮畜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之帝惡之坐腰斬案斯時之丞相爲魏弱翁使弱翁釋私怨惜人才爲廣漢竭力申救則廣漢可以不死乃不聞出此而坐視廣漢陷於極刑則雖謂弱翁殺可也蓋寬饒奏封事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上以爲怨謗下其書執金吾奏寬饒欲求禪大逆不道此執金吾當是寬饒讐人

觀鄭昌訟寬饒書有直道而行多仇少與數語可知則寬饒之自剄闕下其由執金吾之所致歟韓延壽爲左馮翊蕭望之聞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之坐棄市則殺延壽者明是望之矣若楊惲之死則又孫會宗致之也會宗遺書規惲惲報書有足下居昆夷舊俗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云云此憤極而駡之談竟會宗得書必有大不能忍者故有人告惲會即出書以成其獄耳嗚呼宣帝雖果於刑戮而此四人之殺實有殺之者在焉世之病宣帝者盍一求致殺之由乎

傅說之告高宗也念終始典於學陸賈之啟漢高也時時稱說詩書自古帝德皇猷未有不從學中來也若吳

張布之排韋曜鄭沖唐李宗閔之沮鄭覃殷侑皆以其主好學爲礙事又豈特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賊哉楊震四知之說徐勉風月之語是猶顯以卻之也若魏公子之退讓而趙王不忍獻其五城尹翁歸之無私而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陳師道之持正而傅堯俞不敢出其懷金是謂不卻之卻乃爲善卻

王坦之有廢莊論程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是謂莊子無取也然春秋經世之言胡文定取之與天運天之說朱晦翁取之蓋莊子一書取其大略不爲無益若必句句而求字字而解則迂矣不特讀莊子爲然凡有類於莊子者舉莫不然

樊崇發漢陵董卓亦發漢陵溫韜發唐陵楊璉眞伽發宋陵其卒皆罹慘報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隋煬征高麗而禍生於肘腋苻堅窺東晉而變起於腹心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漢世重選舉士有不得推擇爲吏州里薄之於是有矯情飾行博取時譽以弋位祿而一二率眞之士反無過而問者故論衡曰窮達皆出於有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申鑒曰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追則飛疎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漢祖入關除秦苛政世祖恢復舊京除莽苛政唐祖入京師除隋苛政其有鑒於疎之

義乎
唐太宗責士及之附和嘉木朱全忠殺僚佐之附和柳樹佞人以諛順而取戾亦何樂爲此諛順哉
中宗之被廢也裴炎主其謀武氏之改國號也傅游藝創其說而皆不獲令終奸人之希圖榮寵而禍人家國者可戒矣
兩漢有五母王陵母陳嬰母趙苞母范滂母姜敘母皆以忠義教子者也若陳幼公位極上公乃以謟諛教子不亦爲五母之所羞乎
鉏麑不殺趙宣子張師政不殺子志寧一息之良盜亦偶露

東晉之偏安也說者謂元帝非英明之主卒使五胡盤踞於中原衣冠終淪於左衽然以愚攷之其積習使然也自王衍何晏輩祟尙虛無久已不知名教禮義爲何物加以竹林諸人病狂喪心雖賢如王謝不免染其汚而成其流導喜遊戾介安居喪不廢絲竹樂於是孔孟之學不明而老莊之說不息亦臣子不共戴天之義無能大白於天下卽一二發奮爲雄如祖士雅劉越石亦不得少伸其志豈非習俗之深有以掣其肘歟故卞壼以中朝傾覆罪悖禮之人陶侃以遊遨荒醉儆參佐之漸以及范甯謂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庾預謂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被髮雖心知前人之非各持讜切之論而終無補於偏安

之業亦積之者重則退之者難也是以聖王之開國也
崇道德屏虛無當其盛也碩德重望接踵於朝相與啟
維新之運及其衰也義士仁人替跡於野相與維微壞
之基以其肇興之時規模異也若非然者其不為東晉
也尠矣

唐潞王遣趙德鈞禦契丹德鈞叛唐而求契丹立己於
是潞王焚而唐鼎遷晉出帝遣杜重威禦契丹重威叛
晉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虜而晉祚危夫契丹胡虜
覬覦之輩反因以為固故光武閉關謝使明祖不受異
域內附誠以很奸民之冀幸也若僅僅謂防中國患恐
猶是一隅之見

六朝相業自王謝而後少繼其軌者江左之翹楚與宋世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豪俊然非王佐才柳景元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一有守士耳梁之韋叡可謂特立之儒當武帝崇信釋氏天下從風而叡獨不與時俯仰不遇人遠哉外此若馮道根戰勝攻取口不言功亦孟之反馮異之流也許懋力闢封禪掃秦漢之陋習發萬古之光明卓卓乎豪傑哉陳世傅縡章華犯顏敢諫死而不悔可謂骨鯁之臣隋之高熲牛宏梁毗皆賢者也然熲遠事煬帝禍及其身豈智士之所爲乎宏或始終無累毗亦庶幾直諒案自宋及隋非無人才之可稱然方諸王謝猶多遜焉所以然者世無英明不世出

之君以禮義下士而士之懷才自重者忍亦聽其湮沒而不肯褻投於用故唐自太宗崛興聘儒者培養類一時房杜協贊於前姚宋戮力於後濟濟登庸稱極盛焉又豈六朝諸人所可同年而語哉

漢元帝不斥恭顯宋文帝不廢子劭唐文宗受制宦官皆以優柔不斷卒召禍亂然或脫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桓帝禁錮名士苻堅侵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太子唐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番之類則又斷非所斷矣夫天下事豈一端而已要當察其是非揆其利害權其重輕然後定以從違否則失之過失之不及鮮有不貽譏後世者

唐殺來瑱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爲辭殺劉晏於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爲懼刑罰者所以佐教化之窮也然須與天下共守其法不可以一人獨用其法

留侯辟穀鄴侯亦辟穀一追四方底定重尋黃石一追兩京既復高臥衡山千古視功名如脫屣者鴟夷之後二侯而已

鮑叔薦管仲而齊大霸何薦韓信而漢興徐庶薦諸葛而蜀覇故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一歐冶

一念之仁可格天必如楚莊王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唐太宗吞蝗而消災當其起念之初豈嘗有

所希冀而爲乎然感應之理已有如是之速天固不負仁者哉

唐太宗好讀書宋太宗亦好讀書夫書中講倫理之事備矣而兩太宗俱廢兄弟之倫則其所讀者何書邪然唐則兄弟負太宗宋則太宗負兄弟

宋太宗之世有种放眞宗之世有魏野皆隱者也放後拜中書舍人東封西祀皆預其事野徵召不起僻居陜東同一隱也而眞僞判焉矣

梁書稱韋叡臨陣交鋒嘗綏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其有漢武侯晉羊叔子之風與

何無忌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山邀射

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戰死

於是勝王導之節遠矣

志遺齋史話二一終

志遠齋史話三

歸安楊以貞鐵山著

顏之推之家訓朱伯廬之格言教家之道莫備矣世說載謝公夫人常教兒問謝公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劉孝標注曰祭太尉劉子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我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倣效豈嚴訓所能變邪安石之旨蓋同斯意誠以言教不如身教也然劉氏子猶如此教家不誠難哉要之不教而善者上智之不移教而不善者下愚之不移未可概諸中材也范仲淹曰有躬蹈禮義之父兄斯有不敢苟且之子

躬蕭相國曰使後世賢師我儉師之云者志父之志行父之行也苟徒煩訓誡不修躬行彼將退有後言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矣亦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昔申公對漢武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予謂家政如國政當先求力行不當但恃規誡

以賈誼之才而遇文帝之求治以董仲舒之學而遇武帝之重儒鮮不謂千載一時矣乃一終於長沙傅一終於江都相始而遇者終於不遇若唐之陸贄其才似長沙其學擬江都以一人之身兼二賢之美雖猜忌如德宗乃能屏去逆億推心委任軍國巨細一決於贄贄可則行否則雖與違忤亦曲意遷就而贄以受知獨深益

圖獻替論者請解奉天之圍而復李唐之社稷其功業較郭侯尤懋也寇氛既息鑾輅還京意必念定難之元功示優崇於朝闕而贊之宏才碩學得以從容展布郎三代盛王之治何難復覩乃貝錦之織既成而緇衣之好頓廢忠州之貶卒以老死嗚呼賢人君子曾何負於家國哉漢唐以來求其身居揆輔始終信任者不數數覯誠以君子之制行也方方則以爲固執而戾俗君子之計利也遠遠則以爲迂闊而難行故如贄者可以兼長沙江都之才學而不能異長沙江都之際遇君子誦孝標辨命之詞知生人遇合之間不可以常理測矣陳橋推戴陶穀於袖中出禪文太祖輕之終不大用先

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四海今不禮天下將謂公賤賢矣於是以靖爲司徒然則陶穀獨無虛譽耳君子曰是不然夫色取行違聖人斥焉孝直雖一時權宜舉靖以收衆心然虛譽者居顯位實德者逃徵辟矣古未有國無賢人君子而國可理者也孝直所爲知譎而不知正不可以爲世法

李愬入蔡得李祐使佩刀出入帳中左右請殺皆不聽卒資祐以擒元濟此降將之得力也然漢費禕刺於郭循元蔡罕刺於田豐降將皆可近乎君子曰有智可以畜虎狼無識不可以調鷹犬

董宣爲雒陽令格殺蒼頭周紆爲雒陽令折辱貴戚其

持正守法之概同也然宣荷賜錢之榮紆召繫獄之辱以其所遇之君異也

李固與鄭顗同年召對固對第一顗條陳七事然固受祿而顗不受其究也固罹禍而顗全高是以君子貴有相時之識也

史弼不奏鈎黨而黨人多所全活謝弼請黜宦官而直道光於史册漢季二弼皆賢者也

黨錮之興由於張成黃巾之起始於張角然則亡漢者二張也

曹操成事世皆罪荀彧等為之謀策詎知挾天子之謀創自毛玠操為漢賊玠亦非魁矣

魏祚之促說者謂其篡立故也不知乃祖創業略無仁恩惟肆屠戮擊徐州坑殺流民至數十萬之衆如此以殺戮得國不爲嬴秦幸矣尚何望立國之久哉

三國鼎峙時孫劉曹皆不足以自立也然其雄才大略卓絕一時故智謀之士萃趨附之於時迎劉備領徐州則有糜竺說孫策取江東則有朱治勸曹操挾天子則有毛玠然後經營土地各竪帝業亦其所夙具者異也

荀彧之死溫公以爲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其仁復居管仲之上蘇文忠以爲才似子房道似伯夷亦嘉其能死漢也楊龜山朱晦翁並疑其欲蓋晚節然以愚考之荀彧始終無爲漢之心也其沮九錫之議也特欲

迎合操意耳上年曾操有讓還三縣之事或知操矯名飾節非往昔顯肆僭亂之比故其斥董昭曰君子愛人以德不當如此此意操必欣悅其言也詎知奸情莫測適觸其怒空器之饋或知術之不售也故死之不然或與操周旋踰二十年操之無君或知之操之亡漢或佐之至是乃欲以正論忤其旨以自取疎辱其愚恐不至此楊子雲比新莽於伊周溫公以爲莽自況伊周則子之況黃虞則不與荀文若比魏武於高光溫公以爲此史氏之文豈皆或所言邪凡此委身事賊公皆曲爲之辯豈眞闇於義者哉誠以愛才之心重不覺律罪之意寛矣以此知溫公畢竟是長者

漢之嚴遵京房魏之管輅晉之郭璞皆善易者也然遵輅全高房璞賈害故天下有一術也善用之則危可使安不善用之則福可爲禍

貪鄙之夫際運移之日耻爲避世之冷官而好爲黨奸之豪暴故璽綬之上道左之迎或蒲伏以爲恭長跪以爲敬凡所以降志卑躬者無非爲求榮地也然亦有易一術以處此者如司馬昭晉爵爲王王祥抗不下拜周郭威擁兵犯漢馮道立受其拜一時傲然不屈若可以振靡而立懦者夫何一爲晉太保一爲周太師其尊寵較隆於同列以其邀求之巧百倍於人也噫是亦可謂黠小人矣

漢武帝不冠不見汲黯魏明帝不法服不見楊阜非憚其人也憚其以禮束我而我先以禮自處也故黃東發曰朝有不犯非禮之臣然後國有不敢無禮之主

蜀信巫而不設備吳信箴而不修德皆爲禁星氣讖緯之主所滅（晉泰始三年詔禁星氣讖緯之學）然則信理則興信神則亡

孫拯不負陸機費慈宰意乃不負拯桓彝不負國俞縱乃不負彝否則已先有負人之心恐縱有厚恩於人人亦將坐視顛危而不肯爲之圖効矣如劉元海之於成都王昭然可驗噫孰謂天下人可負哉

高光非猜忌之君而蕭何守關中遣子孫昆弟悉詣軍所耿弇擊彭寵其父遣弇弟入侍以質取信衰世之風

哉然處嫌疑之地不得不爾也後世臣子身居要地手握强兵或來昏暮縱敵之謠或起戎幕受賕之謗以致猜嫌日啟莫保初終者曷可勝道然則蕭耿之所爲亦明者之防於未事乎

無識謂之愚無斷謂之懦愚與懦盡人之所不欲居也若隗囂旣斷使絶蜀遣子事漢其於順逆之理似乎有識有斷矣夫何聽馬伏波動如節度數語而觸漢之志頓易於是班彪諷之而不喻來歙責之而不悟竇融勸之而不納重以王元丸泥封關之說以壯其膽而背漢益决迨略陽旣失心腹已壞然後疾憊交作恚憤而卒不亦爲愚懦之一夫乎

復祖而不敢違期十年作陵而念及迭興之後光武之為慮遠矣以視呂政二世至於萬世之語豈直愚智之判乎

周孟威見獲於秦秦欲以爲尙書郎孟威辭曰老母見獲故失節於此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其見義似亦審矣夫何所守不堅卒受其官旣受其官又與荷陽謀反是欲忠於晉則叛於秦旣叛於秦仍不能忠於晉君子曰如周虓者殆亦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如此

漢蘇子卿在匈奴十八年魏子什門在燕二十一年皆全節而歸然子卿位不過典屬國什門則旣拜治書御史又蒙策告宗廟頒示天下以此言之什門幸而子卿

不幸

劉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蘇綽戒其子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劉獻對齊高帝曰政在孝經案經之足以佐治益人者豈特孝經而已哉然苟讀孝經則孝經之效見於家國矣

齊高帝之受禪也謝朏以一臥違之齊武帝之見弑也謝瀹以一臥避之兄弟詭計皆託於一臥然朏則借名瀹則畏禍

蕭衍既稱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齊主寶融居之沈約爭之以爲慕虛名而受實禍衍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熟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醅醪足矣乃飲

沉醉伯禽就搯殺之使衍不聞沈約之言則伯禽可以不使而實融可以免禍顧乃獻超片詞殃及故主人第知弒巴陵者蕭衍而不知所以弒巴陵者沈約也然則約亦賈充之流乎

侯景叛東魏而降魏此何異呂布去丁而事董後復叛魏而降梁猶布叛董而降曹也惜曹氏有劉備而蕭氏乃有朱异興亡之機決於此矣

梁武帝春祠廟既出宮有司以馮道根卦聞帝以吉凶同日問朱异异以衛獻公不釋祭服哭柳莊對觀此一事异若明經術識大體者奈何侯景叛附勸帝受降遂基梁室之禍經術之士誤人家國一至於此雖然漢之

張禹孔光亦經術士也而不免翊戴王氏夫通經將以致用也至誤於所用則其於經必未嘗通也若朱异若張禹孔光得謂之通經乎哉

王仲淹太平十二策不可無議然此後教授河汾屢徵不起則知前日之獻策爲天下計非爲一身計也設使當時用其策并用其人仲淹亦必有毅然求去者而劉氏屏山胡氏致堂尹氏遂昌皆以枉道自售少之抑何繩其迹而不能原其心邪

李密初起兵數煬帝十罪與李淵手書氣欲蓋世志量兼人誠一命世之英雄也及兵敗歸唐猶不失爲識時之俊傑至恥列進食之班誤聽伯當之計假往山東遂

據桃林然後一戰而北傳首京師是直一巨盜耳徐文遠謂豁爲君子僞是君子反復無常進退失據乎又案袁郊甘澤謠載魏生對李豁甚詳魏謂豁乃亂世之雄傑又云吾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豁不聽終見覆敗既又悲魏生之言遂歸於唐夫何復構桃林之叛此其大謬耳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雖基址已成而一臺不築唐太宗臨泰人之敝雖材用已具而一殿不營朱沛國曰撙節於一身若甚小而功力之及於一世者甚大望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者甚鉅案文帝收富庶之效太宗成貞觀之治雖非由一臺不築一殿不營之故然要皆此節儉之心所推而致也

宋神宗相王安石說者謂此神宗之誤然以愚考之文

潞公縱之也當神宗踐祚之初謂潞公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言似得時政之要其實以理財爲急務即孟子所謂君心之非也爲潞公者當對曰王者以務德爲先德被於天下則兵革不興財用自足且陛下所謂豐府庫者天地生財祇有此數若竟以豐府庫爲務則閭閻困矣閭閻困則寇盜興矣寇盜興則夷狄乘間而入矣故務德可以生財務財適以召亂臣願陛下言德不言財此社稷生靈之福也誠如是神宗必知理財爲非務德宜急非心旣格雖使王安石才辯過人亦不能售其剝民奉君之術矣惜乎潞公默無一語徒使其君懷求財之鄙見用務財之小人

以致民困國疲不數傳而有南渡之禍當時大臣若韓琦呂誨唐介趙抃等非不沮之劾之然而神宗相安石之心不少移亦謂以彥博當代碩望未嘗以理財為非爾輩何紛爭不已也嗚呼由是而言神宗之相安石潞公何得辭其縱之之咎乎春秋責備賢者故不可不辨

漢武元狩中有獲麟之瑞宣帝神爵中有鳳皇數集之瑞他若寶鼎赤雁芝草神馬之類武宣之世史不絕書皆異之以為漢世之瑞何多也及讀歐公五代史王建世家論並考之胡氏讀史管見之說而後知漢之所謂瑞者大都出於偶耳歐公之言曰麟獸之遠人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春秋之

季世果足以爲瑞邪鳳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率舞是時鳳鳥適至舜之史因紀以爲瑞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鳥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果足以爲瑞邪是說也第言麟鳳不足以爲瑞而尚未直揭麟鳳之所由來也胡氏致堂曰智巧之徒皆能僞造花草可以培養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亦能假幻使成文字然則漢世之所謂麟鳳者或亦智巧之徒之所爲乎而所謂寶鼎赤雁芝草神馬之類或多半猶夫元狩神爵之麟鳳乎今之侈言祥瑞者盍一讀歐胡二家之言哉

絳侯左袒右袒之語先儒謂設使軍中皆右袒或左右參半事將曷濟愚謂此正見絳侯厚重有餘而智謀不足也然處此者如唐葛福順之言則得之矣案臨淄王勒兵入元武門斬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今夕當共誅之敢有懷兩端以助逆黨者罪三族於是羽林士皆欣然聽命其語言直截使人利害曉然較之左袒右袒設兩歧以聽人自擇者不大相徑庭乎故愚嘗曰未事之意貴密臨事之詞要決

武氏僭位二十一年當時天下稱治識者謂其穢聲雖播政體未乖也然以愚考之其用小人也卒能知其爲小人而鋤去之其用君子也卒能信其爲君子而保全

之如裴炎創謀廢廬陵王者也不數月而即殺之傅遊
藝帥關中百姓勸改國號者也後因事而死之於獄王
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者也而旋命李昭德杖殺之
周興來俊臣煽助爲虐者也而興流死俊臣棄市凡其
誅戮佞邪略無顧惜而兢兢保護惟恐其遭排擠而陷
於憲典者則恆在狄仁傑宋璟姚崇宋敬則之流故胡
明仲曰使其生爲男子而君臨天下其雄才大略當與
漢武等然愚謂見駱賓王之檄而反謂宰相之過使之
淪落不偶聞沈全交麴心眯目之詠而笑謂御史曰使
卿輩所舉不濫何恤人言蘇安恆請傳位疏有陛下貪
其寶位忘母子深恩何顏見唐家宗廟等語而竟不之

罪其度量恢恢足以容人斷非漢武所能及
宋儒謂狄梁公獻忠悃以感悟武氏卒能反周爲唐以
愚考之武氏始終無復唐之心也其不終於周而仍易
爲唐者天也非梁公之力也案武氏改國號建廟殺唐
子孫殆盡其目中無唐久矣欲立諸武爲太子當時雖
格於外庭之議然欲立之之心未嘗須臾忘也觀項與
武懿宗爭功而后則曰項者朕前猶卑視諸武異日豈
可倚邪夫其爲異日可倚計非謂異日與項同朝而項
不肯相下也謂異日正位青宮恐項如徐敬業之流也
或曰誠如是曷爲召還廬陵王曰召還廬陵王爲夢鸚
鵡折兩翼聽梁公起二子則兩翼振之語冀藉此以禳

災也且是時在外諸臣念唐者多而帝遠在房州彭處淮蜀要衝設有識時務者聚徒起義輔廬陵以正帝位號召天下傳檄四方樹恢復之幟興問罪之師則畿甸震而武氏危矣故其決然召還亦未始非思患而預防也而豈謂有意使之復位乎然此尙懸揣其說則且證之召還廬陵以後之事當五王起兵討亂武氏驚起問曰亂者誰邪羣臣對曰張昌宗易之謀反故奉太子令誅之武氏見太子遽曰乃汝邪小子旣誅當還東宮夫欲使其仍還東宮則其本無傳位之心可知矣幸桓彥範劉切直陳力持其間而武氏適當病劇自見大權已去莫可如何遂不得已而從廷臣傳位之請設武氏當

時不病則五王旣不敢起兵而廬陵亦安能復位即欲立諸武爲太子而在廷諸臣自梁公旣卒以後敢犯顏抗議者鮮矣雖異日復能反周爲唐或未可知而當在武氏之世則固傳及其族而非復李唐之天下矣特所慮者諸武中惟攸緒淡榮忘勢不受爵祿其餘率皆沉溺聲色無一堪主器者此則天所以遷延至垂老病死而不能一決也苟諸武中有如王巨君之流則固早已正位青宮而置廬陵於放廢矣何待有五王起兵之事哉神龍元年正月徙武氏於上陽不數月卽病死論其年則固當就木然亦未始非爲諸武無人而神器終歸他人之手增其墳戾恚恨之懷有以速其死也雖然諸

武所以無人而終不立爲嗣續者天也乘其病劇起兵而天下卒爲唐有者亦天也故曰反周爲唐者天也非梁公之力也若梁公者亦始終心乎唐室而已

開元相業獨推姚宋夫姚崇應變之才誠不可及然日食不驗鼎銘偶合則相率表賀太廟室壞不諫其君修德省愆而反諷其慢遊東都是直逢君之惡矣惟說元宗十事有關佛一端革梁陳之頹風啟淸明之治運其所學亦甚正瀕死禁追薦冥福永爲法戒亦賢矣哉宋璟持正守法得大臣體如不欲重賞郝靈荃抑邊功也禁立遺愛碑斥諂諛也奏史官得隨宰相入侍復貞法也凡其相業略舉之已可概見第貞觀初太宗定制內

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武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嬖幸猥多宦官三品以上止十餘人衣緋者尙寡元宗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又以誅蕭至忠岑羲之功擢爲右監門將軍於是宦官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熾實始於此夫有唐三百年社稷惟宦官之禍最烈環既持正守法嘗陳祖宗之遺訓絕閹豎之亂階事戒履霜謀深未雨豈非爲久遠艾安之策而免貽子孫數十傳之荼毒乎乃不聞一言及此其爲賢明之累者豈淺鮮哉夫監於先王之成憲永無愆此書之明訓也環知復史官隨宰相入侍之舊制

而不知遵內侍省不置三品之祖訓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若姚崇者可謂能臣宋璟者可謂良臣而皆難乎其爲大臣者也

志遠齋史話三終